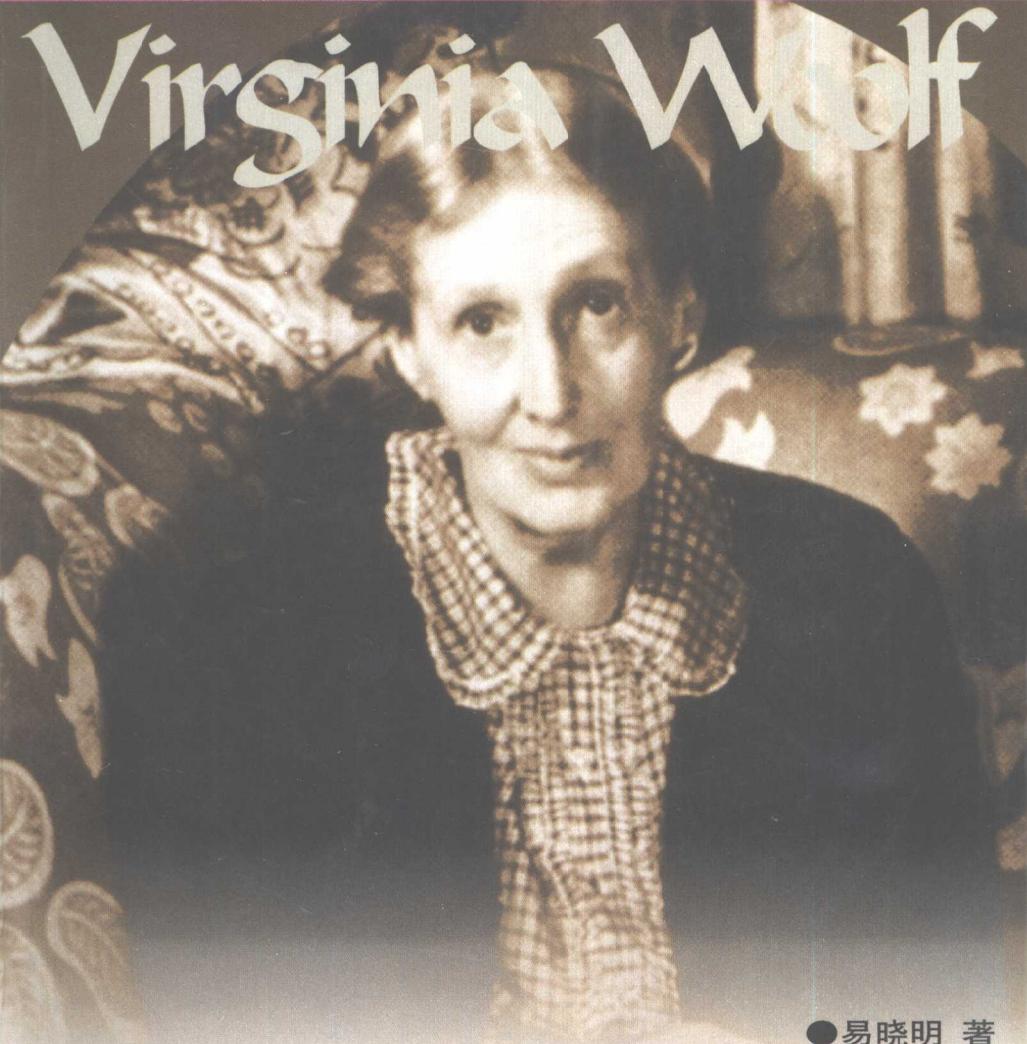


世 界 著 名 女 作 家 传 记 丛 书

Virginia Wolf



●易晓明 著

优美与疯癫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传

Virginia Woolf



优美与疯癫 弗吉尼亚·伍尔夫传

易晓明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优美与疯癫：弗吉尼亚·伍尔夫传/易晓明著. 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02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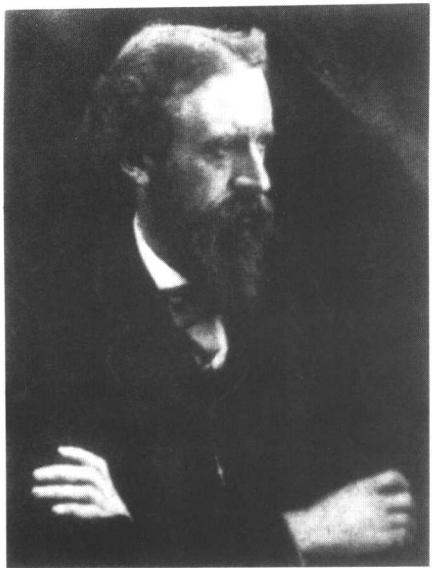
ISBN 7 - 5059 - 3812 - 6

I . 优… II . 易… III . 传记文学－中国－当代

IV 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7889 号

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优美与疯癫——弗吉尼亚·伍尔夫传 |
| 作者 | 易晓明 |
| 出版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|
| 发行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|
| 地址 | 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 |
| 经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策划 | 钱满素 缪 力 |
| 责任编辑 | 李天舒 沈 动 |
| 责任印制 | 邢尔威 |
| 印刷 | 媛明印刷厂 |
| 开本 | 850×1168 1/32 |
| 字数 | 196 千字 |
| 印张 | 10 |
| 插页 | 5 页 |
| 版次 |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印数 | 1 - 6000 册 |
| 书号 | ISBN 7 - 5059 - 3812 - 6/I·2943 |
| 定价 | 18.60 元 |



莱斯利·斯蒂芬
(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父亲)



裴丽亚·杰克逊在 1861 年
(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母亲)



文尼莎·斯蒂芬 斯蒂娜·达克沃思 弗吉尼亚·斯蒂芬三姐妹 (1896年)



乔治·达克沃思
斯蒂娜·达克沃思
杰克·希尔斯



斯蒂芬/达克沃思组合家庭 1894 年

后排站：杰拉德·达克沃思

弗吉尼亚·斯蒂芬

索比·斯蒂芬

文尼莎·斯蒂芬

乔治·达克沃思

前排坐：安德里·斯蒂芬

裘利亚·斯蒂芬

莱斯利·斯蒂芬



斯蒂芬家的孩子们：文尼莎拿着画架；
弗吉尼亚拿着一本书；后排：安德里与索比

莱斯利与裘利亚·斯蒂芬在
瑞士的阿尔卑斯山（1889年）



裘利亚死后的
一家人（1895年）

弗吉尼亚·斯蒂芬与伦纳德·伍尔夫在乔治与玛格丽特·达克沃思的住宅（1912年）



安杰利卡·贝尔与唐肯·格雷特与罗杰·弗赖于1926年



伦纳德与弗吉尼
亚·伍尔夫在他们的
汽车旁（1928年在法国）



家庭重聚，(1930年10月1日)

后排：亨利·达克沃思

唐肯·格雷特

朱利安·贝尔

伦纳德·伍尔夫

前排：弗吉尼娅·伍尔夫

玛格丽特·达克沃思

克莱夫·贝尔

文尼莎·贝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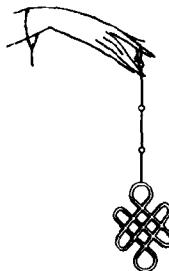


弗吉尼亞·伍爾夫 1939年7月24日



伦纳德与弗吉尼亞·伍爾夫 1939年6月24日

序

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 (Virginia Woolf, 1882—1941) 夺去了简·奥斯丁 (Jane Austen) 与夏洛蒂·勃朗特 (Charlotte Brontë) 的一些光辉, 她以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(A Room of One's Own) 这篇女权宣言, 奠定了女权领袖的地位; 弗吉尼亚·伍尔夫也掠走了马塞尔·普鲁斯特 (Marcel Proust) 与詹姆斯·乔伊斯 (James Joyce) 的一些风采, 因为她以《现代小说》(Modern Fiction) 等理论作品, 最早树起了现代小说理论的大旗。

然而, 弗吉尼亚·伍尔夫又是这样一个弱女子: 父亲莱斯利·斯蒂芬 (Leslie Stephen) 的传统观念, 使他将儿子们都送入名牌大学, 将女儿们留在了家中。家庭惠泽了弗吉尼亚·伍尔夫: 祖父与父亲的文人传承, 名家高谈阔论的氛围熏染, 父亲图书馆中丰富的文学资源, 特别是家庭变故在她心中所留下的无穷记忆, 使她将自己的文学大厦构筑在这些记忆之上, 或者说, 她的很多作品都是她记忆之树上所结的果实。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才华超凡, 美貌脱俗, 两者中的任何一项, 都足以令人倾倒。如果说, 天生我才与天生丽质都属先天的, 那么, 她还有后



天的两大幸事：其一是她一生都生活在“布鲁斯伯里”(The Bloomsbury Group)精英圈子中；其二是她得到了一个爱她、懂她的丈夫伦纳德·伍尔夫(Leonard Woolf)。

上帝对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偏爱也许迫于世人嫉妒的压力，而不得不靠添加点不幸来予以平衡：人世间最痛苦的病症——疯癫，让她一生饱受折磨，最终，她赔上了自己的性命，与疯癫一同毁灭。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在投河自杀前，给她丈夫伦纳德·伍尔夫留下永别的信。1941年3月18日，她写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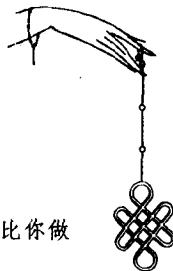
最亲爱的：

我肯定我要发疯了。我感到我们无法经受又一次的那样可怕的日子，这次我将不会康复。我开始出现种种幻听，不能集中心神。所以我要采取似乎是最上乘的行动了。你已经给予了我最大限度的幸福。任何人所能为之的，你在各方面都做到了。这种可怕的疾病袭来之前，我们俩的幸福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能比的。我不能再与疯魔较量了，我知道我正在毁掉你的生命……我要说的是，我一生的一切幸福都归功于你。你一直用你无条件的耐心和难以置信的善心待我。我要说——人人都知道是这样，如果有任何人可能拯救我，那就是你。一切都离我而去，只有你的善良让我信靠。我不能再继续毁坏你的生命了。

我不认为世上还会有另一对如我们这么幸福的人。①

3月28日晨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给伦纳德留下了最后

① See James King, *Virginia Woolf*, W. W. Norton & Company, New York · London, 1995, p. 619.



几行字：

最亲爱的：

我要告诉你，你已经给了我完全的幸福。没有人能比你做得更多，请相信。

但我知道，这次我越不过去了。我正在浪费你的生命，就是这疯狂。没有任何人能用任何言辞说服我。你还能工作，没有我，你会好得多。你看我甚至连这封信都写不了，这表明我的选择是对的。我所要说的归结为一句话，病魔袭来之前，我们幸福美满。这完全归功于你。没有人能如你一如既往地善良、好心，人人都知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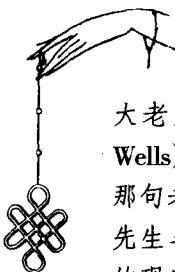
弗①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那病弱之躯实在包含着太大的能量，她那短暂的一生实在载负着太多的辛苦，三十五年常在头痛的袭击下持续写作。以1904年发表第一篇评论作为开端，她创作有5卷论文与评论集，2部传记，2部倡导自由意志的小册子（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与《三个基尼金币》），1卷日记选集，加上9部长篇小说与1卷短篇小说。弗吉尼亚·伍尔夫在理论、小说、随笔散文方面都有所建树。

然而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最大的贡献在于她框定与捍卫了现代小说。

在“布鲁斯伯里”的聚会上，弗吉尼亚还是那样羞涩，一个没有走进大学，也没有走入更广泛社会的弱女子，却走在了时代文学的最前列，她以惊人的勇气，挑战当时文坛的三

① See James King, *Virginia Woolf*, W. W. Norton & Company, New York · London, 1995, p. 621.



大老牌权威——贝内特(Arnold Bennett)、威尔斯(H. G. Wells)与高尔斯华绥(John Galsworthy)，真是印证了中国的那句老话“艺高人胆大”。她发表了《现代小说》与《班奈特先生与勃朗太太》(Mr. Bennett and Mrs. Brown)，与这些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代表的观念进行了激烈的论战，并在其中提出了自己新型的文学观。她认为文学不应墨守成规，因为“往深处看，生活好像远非‘如此’。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。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——琐屑的、奇异的、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。它们来自四面八方，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。”^① 她还写道：“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，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、包围着我们的一半透明的封套。把这种变化多端、不可名状、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——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——用文字表现出来，并且尽可能少羼入一些外部杂质，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？”^②

可见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有着非常自觉的文学意识与发展文学的气魄与胆略。她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处于“一个伟大的散文小说时代的开端”^③，无规可循，无矩可蹈。“上

^① 《论现代小说》，见《伍尔夫作品精粹》，李乃坤编选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338页。

^② 《论现代小说》，见《伍尔夫作品精粹》，李乃坤编选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339页。

^③ 《论现代小说》，见《伍尔夫作品精粹》，李乃坤编选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335页。



一代人的工具到下一代人的手里变成废物”^①。“于是，拆毁的工作开始了。于是在我们的周围，甚至在报刊杂志和散文中，我们听到土崩瓦解、倒塌、毁灭的声音”^②。

带着这种清醒的认识，病弱女子弗吉尼亚·伍尔夫勇敢而坚毅地挑起了一个新时代文学开端的大梁。当然，她不只是在理论上呼告，更重要的是，她以其艰苦的试验，推出了一系列意识流小说的经典名作——《墙上的斑点》(*The Mark on the Wall*)、《达罗威夫人》(*Mrs. Dalloway*)、《到灯塔去》(*To the Lighthouse*)与《波浪》(*The Waves*)，来诠释她的理论主张，这些小说本身也奠定了她作为现代小说先驱的固若金汤的地位。

但我们会发现，要归纳上述任何一部作品的情节都无能为力，因为任何一种概括都必定是挂一漏万的。这便是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的首要特征。因为它们所表现的正是“心灵所接纳的万千印象”，而不是程式化的外部生活，也不是线性的人生发展轨迹。其次，时间叙事，这一传统小说中的重要因素，在伍尔夫的作品中，常常被压缩成了一个点，或者至多也只是一天。她打乱与杂糅各种印象，在空间上拼凑与延伸，使意识的流动占据了主导地位。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，频频变换视角，快速跳跃透视对象，使小说内容如同电影的蒙太奇镜头一样闪烁不定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它们表现了生活本身的细碎，人生印象

^① 《班奈特先生与勃朗太太》，见《伍尔夫作品精粹》，李乃坤编选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357页。

^② 《班奈特先生与勃朗太太》，见《伍尔夫作品精粹》，李乃坤编选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359页。



的纷呈。第三，以私人化的视野，开掘出公众生活与私人生
活之间、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这一为传统小说荒置的
地带，是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又一特色。第四，弗吉尼亚·伍
尔夫的小说有着一种女性所特有的感性美，对自然中光、
影、色彩的细腻感受与描绘，特别强调人物心灵对它们的印
象，外部印象与人物心灵相应生辉，具有通感的性质，为其
小说增色不少。最后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小说语言既有音
乐的节奏，又有诗的含蓄与散文的舒缓，这使她的小说离戏
剧更远，而离诗与散文更近，是诗化小说、或散文化的小说。
但同时，她的小说又不只是追求缥缈的诗意，而是已在诗意
中融入对人生的哲理思考：她经常会引入人物对时间的感
受与体验，来感悟人生短暂的问题；她所选择疯人的眼光看
世界，更剥掉了现实的面纱，而表现出社会与人生的残酷，
这应该说是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独特贡献。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无疑是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，但她
的目标没有停留在建立一套新的规则以取代旧的规则的层
面上。实际上，她更着意于通过这些新规则来逼近生活，更
充分地表现人生，更有效地表达出作家本人对人生的感悟
与见解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只注意到伍尔夫的意识流作品中
技巧翻新这一成就，更要把握住女作家的各类思考与困惑，
因为她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技巧翻新，而是生活本身与人生
本身。应该说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对人生的思考胜过她对生
活的关注。大自然的周而复始、恒久绵延，而人生短暂、生
死不定，这是弗吉尼亚·伍尔夫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。这
与女作家本人的经历有关，她自幼就有着太多的死亡印象。
从13岁母亲去世，紧接着同母异父的姐姐斯蒂娜随母亲而
去，然后是父亲的辞世，紧接着又是哥哥索比的夭折，对死



亡的不解，终身萦绕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心头。她最终主动地选择了死亡，或许在那一刻她破译了人生死亡之谜。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小说与她本人的一生，让我们读到了人生固有的对时间的无可奈何以及人生的种种局限，其小说中渗透着淡淡的悲剧感，它提携了其整个小说的格调。

之所以说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不满足于以新的游戏规则取代传统的游戏规则，还因为她终生保持着一种探索不止、变革不已的精神与不断挑战自己与超越自己的追求。不用说《达罗威夫人》、《到灯塔去》与《波浪》这三部意识流小说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变异，就是在这三部作品已奠定了她的地位，或者说建立起了她所推行的新的规范之后，她后期又创作了《岁月》(*The Years*)与《幕间》(*Between the Acts*)，它们都是创新之后的再创新，超越自身之后的再超越的例证。不用说成规，就是刚建立的新规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也决不愿谨守，她要的是不断地突破，力图表现更多的生活内容，努力去改变自己，使自己更接近这一目标。在创作《岁月》时，她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必须大胆地冒一次险，我想把整个现代社会的一切一点不落地都写出来。”^① 在谈到《岁月》的创作时，又说：“要更实在、更踏实地面对生活。我不会变得‘著名’、‘伟大’，我要继续冒险，继续改变，开阔眼界，拒绝被人践踏，拒绝墨守成规。重要的是要释放自我：让它不受制约地找到自己的空间。”^② 可以说，她的每一部严肃的作品，都是她寻求“更多……”的产物。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因为有太多的困惑，才会有不断的探

^① 《伍尔夫日记选》，戴红珍等译，百花文艺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165页。

^② 《伍尔夫日记选》，戴红珍等译，百花文艺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176页。



寻。她短短的一生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她所生活的时代是充满阴霾的、残酷的。愈到晚年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困惑与灰暗的沮丧情绪愈浓烈，但她始终在往前走，不懈地用艺术阐释人生。她的一生表明了“一位语言雅致精妙的艺术家在一个粗野的、物质主义的时代维护着美和精神的价值”^①。“布鲁斯伯里”的群英聚会曾滋养了弗吉尼亚·伍尔夫，而“布鲁斯伯里”也因为弗吉尼亚·伍尔夫而载入史册、被人记住。弗吉尼亚·伍尔夫终生为文学消得人憔悴，生命之花凋落了，然而，她所绽放的艺术之花成为一份永恒的美长存人间。

本传论立意于表现弗吉尼亚·伍尔夫这位 20 世纪意识流代表作家的艺术人生，但由于本人水平有限，难圆初衷，但愿它没有辱没这位我心中所敬佩的女人！

易晓明

2000 年 10 月于北京·花园村

^① 《伍尔夫散文》序第 23 页，参见《鹊桥英国文学指南》卷七：《弗吉尼亚·伍尔夫：她的小说理论和实践》。